

刘恒

创作研究

卢海霞 著

我是北京人，属马的，五四年的马。父母是原河北省定兴县的农民，终于站稳脚跟，使我落生在一个比家乡远为开阔通达的地方——野小村的无法斩断的联系。我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和海军陆勤部队远走高飞了。退役之前爱上了文学，退役之后便走火入魔，笔耕不辍，一直走到了现在。刘恒系我的笔名，也是唤作：刘小传中的自述。提起刘恒，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电影界，都颇有影响。《狗日的粮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便受到文坛关注。此后《虚证》（1989）、中短篇小说集《白涡》（1992）、长篇小说《河白日梦》（1993）等，曾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成为著名小说家“实”作家群，成为其中坚分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恒的创作重获成为活跃在影坛上的著名剧作家。由他改编和创作的一些电影剧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主要作品有《本命年》（1990）、《菊豆》（1992）、《漂亮妈妈》（2000，合作）、《张思德》（2004）、《集结号》（2007）等。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刘恒

创作研究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刘恒

创作研究

卢海霞 著

“我是北京人，属马的，五十四年的马。父母是河北人，吃，终于站稳脚跟，使我落生在一个比家乡更富庶的地方。野小村的无法斩断的联系。我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和海军陆战队远走高飞了。退役之前受训于文工团，之后便走。杆秃笔跌跌撞撞一直走到了现在。刘恒系我国电影界，都颇有影响。小传中的自述。提起刘恒，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电影界，都颇有影响。狗日的粮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便受到文坛关注。此后《虚证》（1989）、中短篇小说集《白涡》（1992）、长篇小说《河白日梦》（1993）等，曾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成为著名小说家。作家群，成为其中一分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恒的创作快成为活跃在影坛上的著名剧作家。由他改编和创作的一些电影生了较大影响，其主要作品有《本命年》（1990）、《菊豆》（1992）、《漂亮妈妈》（2000，合作）、《张思德》（2004）、《浩气》（2007）等。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刘恒创作研究 / 卢海霞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03-06394-0

I. 刘… II. 卢… III. ①小说—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当代
②电影—创作—研究 ③电视创作—研究 IV. I207.42J9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1957号

刘恒创作研究

著 者: 卢海霞

责任编辑: 莫晓东

助理编辑: 薛正存

装帧设计: 王聚金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394-0

定 价: 1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刘恒者谁（代序）

如果你走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知道刘恒吗？”被问的人肯定摇摇头说不知道；赶巧碰上一个学中国历史的大学生，他会问你说是不是汉文帝？但你再问他是否看过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否看过电影《云水谣》、《集结号》，他八成说不但看过而且非常喜欢。

刘恒者谁？

“我是北京人，属马的，五四年的马。父母是原河北省宛平县的农民，五十年代初进城混饭吃，终于站稳脚跟，使我落生在一个比家乡远为繁华和通达的地方。这也注定了我与那个乡野小村的无法斩断的联系。我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和中学，刚到十五岁便加入海军陆勤部队远走高飞了。退役之前爱上了文学，退役之后便走火入魔，不可收拾，手握一杆秃笔跌跌撞撞一直走到了现在。刘恒系我的笔名，本名唤作：刘冠军。”

这是刘恒在一个小传中的自述。

提起刘恒，无论在文学界还是电影界，都颇有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小说家。1986 年，他因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便受到文坛关注。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虚证》（1989）、中短篇小说集《白涡》（1992）、长篇小说《黑的雪》（1989）、《苍河白日梦》（1993）等，曾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成为著名小说家，并被评论者归入“新写实”作家群，成为其中坚分子。“在八十年代尾声崛起的作家群中，刘恒属于那种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接连拿出一篇篇硬货，并撂出一声声绝响的角色。”（丛维

熙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刘恒的创作重点逐步转向电影剧本,很快成为活跃在影坛上的著名剧作家。由他改编和创作的一些电影剧本,拍摄成影片后相继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主要作品有《本命年》(1990)、《菊豆》(1991)、《秋菊打官司》(1992)、《漂亮妈妈》(2000,合作)、《张思德》(2004)、《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等。其中多部作品曾在国内外获得大奖,如因《张思德》获得第 2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因《云水谣》获得第 12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等。其作品《集结号》拍片上映后又广受欢迎和好评,票房收入超过了 2 亿 5 千万,成为一部真正“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大片。这一系列的成功奠定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地位。

从著名的小说家到优秀的影视剧作家,刘恒在两个领域里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十分短缺的今天,刘恒坚持在电影文学领域里的拓展就格外引人注目,也尤其应该肯定。

本书拟分上、下两部分对刘恒的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上篇分四章研究刘恒的小说创作流变及其各个不同阶段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刘恒的小说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呈现出日臻完善、日趋成熟的特点,上篇第四章将刘恒的主要小说作品单独列出进行重点解读。下篇分四章研究刘恒的影视创作,前三章探讨刘恒影视创作“三级跳”的特点,即刘恒在影视创作过程中的三次飞跃,下篇第四章主要对刘恒的影视创作特点进行研究。

目 录

上篇：刘恒小说创作研究·····	1
第一章 早期创作：诗意的青春畅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3
第一节 理想人生的光环·····	4
第二节 温馨的爱情模式·····	7
第二章 中期创作：苦难的生存写实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13
第一节 生存本相的尽情呈现·····	15
第二节 人性的冷峻审视·····	23
第三节 面对宿命的选择·····	27
第三章 后期创作：戏谑的人性省察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	35
第一节 戏谑背后的人性反省·····	36
第二节 尘世中的人性坚守·····	38
第四章 刘恒主要小说作品解读·····	48
第一节 农村系列：《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	48
第二节 城市系列：《黑的雪》、《虚证》、《白涡》·····	55
下篇：刘恒影视创作研究·····	66
第五章 “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改编自己的作品·····	70
第一节 影像思维：从《黑的雪》到《本命年》·····	70
第二节 超越自我：从《伏羲伏羲》到《菊豆》·····	78

第六章	“给别人的孩子喂奶”——改编他人的作品	86
第一节	打乱重组：改编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	86
第二节	还原体验：改编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89
第七章	从“炒鸡蛋”到“下鸡蛋”——走向原创	98
第一节	“无中生有”：来自生活的《漂亮妈妈》	98
第二节	市场检验：叫好又叫座的《张思德》	103
第八章	刘恒影视剧作风格特色	109
第一节	写实精神	110
第二节	鲜活人物	115
第三节	语言特色	122
附录一	刘恒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129
附录二	刘恒作品年表	180
附录三	刘恒影视作品介绍	184
参考文献		198

上篇：刘恒小说创作研究

刘恒以一种独有的冷静刻写着苍茫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颤栗、诧异、抑郁与痛苦，你会随着他的冷冷的笔锋感知人世的艰难与不易，让人对其笔下的人物一洒同情之泪。同时，他又是一个致力于人性挖掘的作家，他给你展现生活在世间的人性的阴暗、猥琐，让人喘不过气来。对人性的展现与探寻在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他的小说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作品基本上是充满生命亮色的理想主义之作，他述说着人生的理想、抱负和青春的希望、奋斗与挣扎，并且展示爱情迷人的色彩，以及在爱情的光芒照耀下青年们的奋发上进，洋溢着时代激情。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狗日的粮食》出现，《白涡》、《伏羲伏羲》、《虚证》等佳作接踵而来，也就是从这时起，刘恒被归入“新写实”一派，开始了自己风格独特的创作。他侧重于对人的存在进行考察，对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意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障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他看到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阳光和鲜花，现实让他清醒，他开始冷峻地去

摹写现世人生，尤其挖出人性中丑恶、偏执、虚伪的一面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人对俗世生存的本相及内心的阴暗有了最深切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叙事风格显得异常的苍凉沉郁。至1996年《天知地知》开始，到《拳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可看做是他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无论从人物设置还是叙述语言，都变得风趣幽默戏谑调侃。但这不过是叙述姿态上的调整，叙事策略上的转换，其悲剧性的精神内核并未彻底改变，仍在继续着对于人性的思考。

第一章 早期创作：诗意的青春畅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中国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二十年里一直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对于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幸福生活，人们普遍怀着感激的心情，尽心尽力地将自己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种慷慨激昂、奋发图强的社会时代气息，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塑造了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以及新一代主人公形象，注重对美好人性的挖掘。

所谓人性，是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更是人在现实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全部规定性。完整的人性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一般的普遍的人性和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前者事实上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食欲、性欲、享受欲、占有欲等等，这些人的本能欲望在现实中则体现为一种生理需要；后者指的是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等具体环境中的表现形态，这些形态在现实中则体现为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人的心理和活动的需要，如人的交往、理解、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中表现出来的善良、同情、正义、仇恨、嫉妒、邪恶等善恶心理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内涵。相对来说，人的自然属性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则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气质也会对其产生决定性影响，因而更具有可变性和开放性。正是这种可变性和开放性才使人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那么作为一个成长于新中国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从事写作的作家，刘恒在他作品中是如何完成他对人性

的挖掘和反思的呢？

第一节 理想人生的光环

刘恒从1977年以处女作《小石磨》开始涉入文坛，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尚以一种“社会良心”的角色自恃，强调对社会的改造，并要求个人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他们对祖国、对时代、对人生有着崇高而坚定的理想，有一个美好的憧憬。纵使心中的“乐园”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他们也决不绝望，他们更不愿意怀疑文学的神圣性：文学可以通过它的特殊途径——审美来实现塑造灵魂、改造社会的作用。他们希望以理想的眼光去揭露现实中的弊病和黑暗，去挖掘现实中的新苗和亮点。而在其背后，是一种执着于使命的社会性乌托邦追求。因此，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叙述就掺杂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倾向。这种理想主义倾向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启蒙时期。正如李泽厚所言：“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古国的上空真正飘扬。”^①这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共识。各行各业的人都竞相为四化建设努力，作家们也纷纷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弘扬自己的青春与理想，刘恒自然也不例外。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如《小木头房子》、《堂堂男子汉》、《花与草》等，作品无不渗透着这种时代激情与理想。

《小石磨》中那个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的淳朴汉子李大霜的高大形象，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高大

^①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8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全”形象的延续。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极大热情展示了一个处处为公，最终因劳累过度倒在草地上的英雄形象。

刘恒自己也说：“（当时）主要写一些粉色的跟青春有关的东西，而且都是想当然的东西。从小受正统教育的结果形成了思维惯性，总觉得世界应该是美好的，也觉得真有这个美好，一心把痛苦的生活简单化。那时候对生活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想象，可一旦入世之后就发现生活的不美好，对初涉社会的少年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候文学来救急了，因为文学可以实现生活中的不能实现的东西。”^①

那么，文学帮助刘恒实现了怎样的梦想呢？通过了解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来了解他的创作奥秘，或许是比较有效的方法。1954年，刘恒出生在北京，父亲是铁路警察，他最早就住在灵境胡同一个四合院里。这个胡同是帝师灵境公的大宅院。一进门有假山，有月亮门，后来就成了大杂院了。刘恒从小就不敢玩弹弓，因为住处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他怕一不小心将石子打到别人头上。于是刘恒唯一的娱乐只有爬房玩，他经常在清晨或者暮色下在别人家的屋顶溜达，眼前一片蓝天白云。他偶尔做过顽童干过的事就是，在朦胧的夜晚偷过青枣，还在晨曦中摘过桑叶。那种忐忑不安、散漫孤寂的感觉让他感到妙不可言。“文化大革命”时，刘恒回到了父母的故乡——北京郊区门头沟清水镇的洪水峪。住在外祖父家里，跟随当地农民一起劳作挣工分。在田间地头休憩之余，他总是听到各种各样的事，这一切都成为刘恒创作的源泉。当地的农民缺粮，每年要吃返销粮，这便在以后成就了他的《狗日的粮食》；身体力行地劳作过，懂得力气对庄户人的生存的重要作用，因而就有了《力气》。

^① 张英：《人性的守望者——刘恒访谈录》。载《北京文学》，2000年第2期，第89页。

1969年，年仅15岁的刘恒，去了海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当兵，任无线电员。“林彪事件”让他感到这个世界的荒诞，人生价值发生了逆转。而外祖父的去世，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死亡与自己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不再遥不可及，它就近在咫尺。“它逼着18岁的人逃避和选择，为骚动的精神世界寻找归宿。我找到的避风港是文学。”^①于是刘恒开始阅读。那时候实际上没什么可读，只有鲁迅，只有高尔基，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完后就在简陋的宿舍里写作，小说、电影、剧本都写，写作成了青春的刘恒孤寂心灵的最好慰藉。为此，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刘恒。

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地展现了作者的理想。在许多年轻人的身上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热夜》中的刘春蒲与赵玉芝都是高考未中而回村的年轻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以自己的青春的信念办青年图书室，树青年林，还想办一个青年果园……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和农村人的顽固守旧。刘春蒲久久沉浸在精神的满足和高尚的感情之中。这个年轻人甚至自信地认为，在这条偏僻的山沟里唯有自己和玉芝才是真正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而当赵玉芝看上了县里的县团委书记并要准备结婚时，她仍然打定主意，“我结婚了不出村子”，她和刘春蒲一样仍旧死心塌地依恋着家乡的荒山和瘦土，仍旧牵挂着脚边这条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充满了希望而喧嚣不止的小河。他是农民，他们都是农民，他们将在艰苦的境遇中开拓幸福而平凡的人生。

而在《心灵》中，作者更是直白地展现了与小说题目一样的主题。林立冬和汪晓叶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小伙伴，汪晓叶从小就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只与保姆两人相依为命，而且因是

^① 刘恒：《乱谈集》，第3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一个瘸子而备受同学的歧视。林立冬则是一个“大板牙”，容貌上的丑陋与生理上的缺陷，使这一对小伙伴相扶相持走过了自己苦涩的童年。长大后，林立冬成了环卫工人，无聊地打发每个时日；汪晓叶这个生活似乎没有多少指望的瘸腿姑娘，却成长为一个自强不息、自立自尊的人。她掌握了三门外语，还被图书馆特聘为业余外文资料翻译。这个不幸的生命，却显得如此自信和快乐。难怪作者要亲自站出来，满怀敬意地抒发这样的感慨：“她是残废者，却以超越健康人的勇气，站在生活的土壤。”她以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深深地感染着林立冬这个灵魂迷失者，并在无形中成了他人生前进的航标。林立冬在发生着无声无息的变化：小厨房的灯变亮了，自己收拾得很体面，戒烟了，新的生活在向他摇曳多姿地走来。他开始思考，到底准备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林立冬不想乞求于虚无缥缈的幻梦了，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在脚下坚硬的土地上寻出一条立足生根的路来。实际上林立冬的身上承载着刚刚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灵历程。他们在这样一场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浩劫中迷失了自己，处于一片迷茫、孤独、彷徨的生活状态中久久不能自拔，这时候便需要一位智者或者是生活的强者，来充当人生理想的拯救者，将其从泥沼中拉出来，回归到正常的健康向上的生活轨道上来。这里，刘恒无意中便将汪晓叶塑造成了自己的代言人，担负起了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职责——高举理想人生的火焰，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踟蹰的行路人。

第二节 温馨的爱情模式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两大禁区：一是政治，二是爱情。在那个人人自危

的年代，大家皆谈政治而色变。“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让许多作家本着自己的良心开始去谈论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创伤。绝大多数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开始时期，都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所受到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创伤诉诸文字，因而形成了当时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但刘恒没走那条路，他没有自怨自艾地埋怨自己青春的失落，也没有刻意去表达文革对他的侵害。他将更多的激情贯注在小说人物上。他们在进取，他们在艰难前行，他们的理想与壮志让我们看到他们压抑不住的青春萌动。同样，在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爱情被无端地扣上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很少有作家涉及这个本该神圣的话题，直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才将这块冰封的领土解冻。刘恒在早期作品中，除了《小石磨》之外，其余的各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及爱情这一领域，给读者塑造了一系列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形象。比如汪晓叶和林立冬（《心灵》）；我（李平）和朱秀云（《小木头房子》）；我（王森）和张平（《爱情咏叹调》）；刘春蒲和赵玉芝以及小杏儿（《热夜》）；王小敏和李欣（《花与草》）；我（严小丽）和光头赵韦生（《堂堂男子汉》）等等。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要通过爱情来作为调整人生观的企图。在这里爱情或者类似朦胧的情感不但给小说中的青年男女们带来新奇，带来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更多的是爱情带给人的精神的升华。它可以使人摒弃陋习，改过自新；它可以使人精神振奋，奋发图强。小说中的人物凭着对这份纯洁美好情感的坚守，在或是艰难或是困境的生活中坚强地生存着。爱情在刘恒的笔下被表现得如此美好、纯洁，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在追求爱情幸福时，往往表现得小心翼翼，带着迟疑、迷惑、胆怯、渴望的复杂情感。刘恒将年轻人这种巨大的幸福情绪冲击之前的微妙心态，惟妙惟肖地表达

出来。

在阅读《小木头房子》时总有那么一丝柔柔的情绪被刘恒缓缓的叙述牵扯出来。“我”插队抽调回城当了工人，但年轻的心还是为着自己的理想鼓起早就疲惫不堪的双翼，在辛劳的八小时之外做着高考冲刺。但工厂团支书却把车间图书馆馆长的帽子扣在“我”头上，由此“我”认识了朱秀云——那个纯洁的让人心疼的姑娘。但当初“我”并不看好她，只把她当做了一个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人。但随后朱秀云以她的勤劳、聪明、认真、容忍，让“我”获得了全新的生活体验，以致“我”被深深打动。“我”去上大学临行前夜向她表白了自己火热的情感，两颗年轻的心如此纯净地贴在一起。

刘恒这一时期的作品处处闪现着人性的美好、纯洁，没有钩心斗角，没有肮脏的灵魂。即使是个别迷茫的灵魂也会被这份纯美的人性感化。主人公的心地异常纯净，如江上清风、海上明月，一切皓然于天地之间，表现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无尽赞美。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刘恒在这些作品中的不成熟之处，初学者的印痕无处不在。对时代理想的张扬以及对爱情的刻意摹写，无不显示着他手法上的稚嫩。一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仍是贯注了过多的理想色彩，主人公往往是时代的代言人。二是，情节的设置仍脱不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模式，情节大多是主人公两情相悦，中间杂以误会造成隔阂，最终误会消除，得以握手言欢，花好月圆。三是，叙述语言的政治色彩浓厚。在小说中作者往往急切地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参与到文本叙述中抒发感慨，比如在小说中经常直接抒写政治意识浓厚的口号式语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对美好的事物进行追求，不断地丰富完美自己的心灵，让每一分钟都在忘我的进取中度过，”“为那美好的纯洁的心灵，为那珍贵的充满无限生机的光明未来，以一个卑贱者